



108年教育部

閩客語文學獎

►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能源



閩南語 ▶ 短篇小說 ▶ 學生組

陳凱琳 女士

得獎作品 /

紙厝



【得獎感言】

什麼樣的「厝」，脆弱而又堅強？

〈紙厝〉是一虛構小說，其背景是馬崗石頭屋正在進行的一系列對家的重新認識。看似堅強的厝，在契約裡只是一個談判的條件。

「我」放棄了厝，成為了一個遺忘的人。

阿榮放棄了厝，成全了女兒的自由。

康復車上前往唯一目的的人、堅持抗爭的人、以命相抵的人，無關緊要的人……都在同樣的厝裡，尋找著對家的堅持。

這是一篇改過幾回的小說，原本是以中文邏輯來書寫，卻總覺得少了點什麼；後來決心全篇大改，情節、語序、角色輕重，無一不改。成果出來後，慶幸自己做過這麼一回決定。

母語書寫，令人暢快！



紙 厝

1

後生佢新婦冤家的聲音越來越大，新婦規氣搥破碗公，碗公的碎片ù後生的領頸割過；原本佇外口「掠寶」的孫仔看著，驚甲嘛嘛哮。無佱久，兩翁仔某又閣ù灶腳冤到房內。

我撐佇眠床頂看著外勞泡牛奶。

燒水對茶鉗倒出來，親像一條白煙灌入去白麤，撓啊撓，白麤變成蕘螺的模樣。伊將牛奶園佇桌頂，然後挽開衫仔櫥整理我今仔日需要用著的物件。

我坐佇床邊，將牛奶分做五喙淋落。

今仔日的牛奶有淡薄仔濁矣，淋到第二口時陣就有感覺，但是我無愛佢伊講話。伊的聲音親像一隻老雞母，予人gê-siâu；所以我只好忍耐將剩下的牛奶淋完。

若是阮某，我一定會共伊喊苦的。

後生講這外勞是有牌的，聽講是專工去倩來的，甚至揣一个佢阮某生做仝款樣的，連笑容攏敢若一个模仔刻的。真笑談，生做仝款，講話的聲音煞差遐爾濟。

伊總共來幾冬？我已經算袂出來。

伊將我淋完的杯仔收去洗，然後閣轉來眠床邊，共收好的物件放佇我手邊；我清點內底的物件：有後生進前款好的藥單、外套、一罐水，閣有上重要的是彼張「紙」。

減一項物件？我來回閣再清點一遍，確實減一項。

「絲巾leh？阮太太的絲巾leh？」

我瞪目看著伊的喙顫，感覺著伊又閣欲用伊歹聽的聲音講話，我馬上攞手，予伊連一句話都講欲出來。

衫仔櫥無足chōe阮某的衫，我也不准伊將家己的衫園入來，所以衫仔櫥內面除了我家己的衫褲以外，上濟的就是阮某的絲巾。阮某畏寒，尤其是生完囡仔以後，月內閣操煩，只要有風伊就喝冷。我想，包袱仔內底一定愛園一領伊的絲巾，等一下拄著伊會使替伊避風。



趁我無閒時，彼个外勞拍開房門，後生佢新婦冤家的聲音傳入房內。伊煞雄雄用伊歹聽的聲音講話，「個閣佇冤家--ah，敢欲去看覓一下。」

這無路用的外勞，後生佢新婦攏冤規早起--ah，這陣才反應過來？穿襪仔的時陣，我共伊講，「毋免，你毋免管遐爾濟。」

閣一擺確定包袱內面的絲巾時，孫仔耍手機仔「掠寶」的聲音佇門跤口出現，對我的跂骨撞過來，講，「阿公，你的車來--ah。」

「你又閣佇掠寶--ah？」

孫仔將手機園佇我的面頭前，螢幕頂頭跳出一個紅色的寶貝球；孫仔giù著我的手，「阿公，你幫我掠這隻妙蛙種子，緊。愛按呢，愛有拋物線喔。」孫仔將我的手貼佇螢幕頂頭，寶貝球滑去，然後孫仔的面陂甲親像刺kui，喝講「阿公你閣無掠著--ah，人的阿公攏足勢，新聞頂頭攏有講，頂擺有一个一擺要六支手機仔的阿公，伊死去了後，閣足chōe人替伊掖櫻花。閣有進前彼个紅隊的隊長啊……」

「阿公袂曉耍啦。」

「會啦，你學著會，人攏講要寶可夢會使預防老呢。」

孫仔沓沓講我是老呢，連後生嘛按呢講。

後生講我破病，不只倩一个二十四小時的外勞，日時閣愛配合康復車的接送，將我送去一个基金會的日照中心遐，逐工進行一thôo-lá-khù的課目；結果彼个外勞倩的二十四小時就了十點鐘--ah。實在毋知影後生規頭殼咧想啥物。

日照中心的作息足規律。逐工早起七點半就佢孫仔的幼稚園車做伙入來庄頭，孫仔的幼稚園車載的攏是腎水旺的囡仔；來載我的康復車載的攏是老碇碇的老人。毋是予人sak上車的，就是目矚矚毋知人的。

我感覺家已是彼个車頂上有體力，精神上正常的人。

這幾年閣加一種車，內面載的是穿衫的狗。狗比囡仔聽話，一上車就知影行去家己的籠仔內底。後生講，狗收的錢比阮這兩台車閣較貴。



孫仔無掠者彼隻妙蛙種子，氣怱怱走出去--ah；後生佢新婦冤家的聲音總算結束，kóo人去無閒kóo人的。康復車來--ah，外勞揸著我的包袱仔倚佇門口等我。我先穿鞋，巡視衫褲頂頭的鈕仔，重新鈕好；阮某無佢意我鈕仔鬆去，伊講按呢歹看。外勞大概知影我討厭伊的聲音，毋敢叫我，只是揸著包袱仔行來行去，跔步誠大聲。

鈕仔鈕好以後，我想起猶有一件代誌一定愛做——留話予阮某。

阮某毋捌字，所以我用畫圖的方式留話予伊。壁頂面擺是我畫的圖，密州州，已經咧欲揣無空的所在會當畫圖；但是伊敢若從來無看過遮的圖，一句話擺無回應。雖然伊擺無回應，我猶原逐工出門進前畫一个圖予伊。

予伊知影，我欲出門--ah。

2

康復車駛過一个崎之後，就離開庄仔頭，來到庄仔尾的幾口人家。這幾年，庄仔尾發展足緊，尤其是新開的店仔，放假時陣人車kheh甲無所在通行；聽講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店仔。

過小年彼工，阿榮就是予這間店仔氣死的。

阿榮本底也是和我仝款坐這台康復車去日照中心，伊是予家己查某团送上車的；定定佇車內面咒讖家己查某团無好死，然後又閤罵家己某無生後生，害伊老--ah無人照顧，只好來老人院。罵煞，又閤欣羨我有後生，閤有孫仔。

「我毋是嘛予後生送來？」逐擺我按呢共伊講，伊就會講我老矣，老番顛，預顛甲連享福擺袂曉。

阿榮本底是開簍仔店的，是庄頭內唯一的簍仔店；但是自從新的店仔開幕以後，阿榮兜的簍仔店就無人交關--ah。伊講彼是按個老爸時代就留落來的，是古蹟，伊閤講個兜門跔口彼个水缸，講彼也是古蹟。

有人欣羨時，阿榮又閤會講，「古蹟有啥物用，古蹟也袂使當飯食。」然後講，「反正等我死了後，遐的物件擺是別人的，這馬連地擺予人賣掉--ah，笑死人--ah，跔規世人

的地，遐的人講這馬是伊的--ah，愛阮搬走，若無就告阮侵占，哼，姦你娘的侵占。我佇遮蹉規世人--ah，愛我搬走，那我的店欲按怎--ah？伊賠予我嗎？講欲賠也只有十三萬箍，隔壁遐的歹去的球埔攏比阮厝的地閣較貴，喔，十三萬喔，阮厝是古蹟--ah，古蹟只有十三萬喔。十三萬欲創啥物？」煞尾，阿榮一定會講這句，「姦你娘的！我共伊掖透眠透日的櫻花。」

「會使予恁查某困啊。」知影阿榮有查某困的人就會按呢講。

這時陣阿榮壓抑規世人的精神就會斷去，看著人就罵，「你這個欲死的人--ah，規世人生無半粒屎來，生一个無屎脬的，這馬閣共我送來這種所在，嫌我老--ah是毋？不孝女才共老爸送養老院。」

有寡人袂曉看範勢，竟然閣講，「遮毋是養老院啦，遮是日照中心，袂糰啊，恰阮厝查某孫上幼幼班的時間全款。」

人猶未講煞，阿榮就開始番顛起來，一下仔罵天罵地，一下仔攬人就哭；伊總是番甲醫生護士攏來到伊身軀邊，才甘願恬恬。我想，伊應該就是因為這種原因，才會互個查某困送來遮。其實，平常時只要莫佇阿榮面頭前講起「厝」恰「查某困」，伊就恰正常人全款，甚至伊閣會曉孫仔講的「掠寶」，定定恰一寡跤手好好的老人做伙去中心門口遐掠寶，掖櫻花。

阿榮就是孫仔講的彼个紅隊的隊長。

阿榮出山彼時，孫仔七早八早就囉欲出門，講欲去替阿榮掖櫻花，嘛愛我綴伊去；結果阮兩個欲出門時閣拄著買菜轉來的外勞，外勞用歹聽的聲音阻擋阮出門，了後是囉到後生轉來後，才予阮出門。

孫仔講掖櫻花的所在是彼个新起的鐵馬站，也拄好就佇阿榮兜邊仔彼口水缸遐。阿榮兜的簍仔店門大開，伊的查某困倚佇門跤口看著一群一群騎鐵馬的人；人恰車來過一陣閣一陣，有人恰彼口水缸翕相，有人恰阿榮兜的古厝翕相.....然後彼寡人替阿榮掖櫻花。掖櫻花了後，總是有人按呢講，「頭前閣五十公尺有新開的店仔，來去。」

水缸頂頭的石壁畫著新店仔的khan-páng，ùi庄仔尾去。

阿榮死去以後，日照中心內底就無人耍手機，嘛無人掠寶。遐的人知影阿榮的代誌，

就開始問我全款的問題：

「恁兜也予收購--ah？財團開佻濟錢--ah？恁兜彼个漏水的厝應該無值佻濟錢，恰阿榮兜全款是古蹟嗎？阿榮攞講個兜是古蹟，恁兜嘛是嗎？」

「都共恁講過，以早的人攞共人租地，租--ah租--ah就準做規世人就按呢過，結果人地主已經不知影將財產分到第幾代，人囡孫嘛希望趁錢，遐的地放佇遐個家己也無蹓，當然就賣予財團，恁遮的人才是在占人土地的人啦。」

「說彼啥物話，人佇遐蹓規世人，上少攞六七十年，講啥麼欲開發就開發。哪有彼種代誌，厝將人收走人是欲蹓佻位--ah？遐是人規世人的心血呢。」

「土地都毋是家己的，有啥物辦法啊？共地主買--ah。」

「人地主已經賣予財團--ah，你是聽無？老番顛。」

愈來愈濟人知影阮庄頭土地的代誌，但是對我來講，做一个討海人，欲佻位攞是註定好的代誌。所在無重要，重要的是彼个「厝」；每一个厝，攞是每一个人拍拚規世人，逐工開目闔目所見的所在。

阿榮已經有一間屬於伊家己的厝。伊火化的時陣，個查某囡特別請師傅替伊做一間舒適的紙厝。頂頭有伊這世人思思念念的水缸，猶有規片的石頭厝；石頭厝邊仔閣有一叢大開的櫻花樹，櫻花樹下底有一疊手機。

我想，阿榮收著的時陣應該誠歡喜。

阿榮的石頭厝在伊死了後嘛無百日就予財團收去--ah，伊的查某囡就恰伊講的全款無留落來；因為，伊根本無將厝過戶予個查某囡。

彼時陣阿榮講，「橫直地主已經將地賣予財團--ah，伊只是一个查某人，提啥物去和人搶遐的厝。彼款破糊糊的厝，無也煞。」講這話的彼工，阿榮無去掖櫻花。

隔轉工，阿榮就走--ah。

伊巴拉刈淋無到半罐，規个人摔入去水缸內底，隔日康復車來的時陣才予人發現，規个面腫一倍大，連目睷都無看見。個查某囡趕轉來的時，頭殼頂猶綁著抗議的白布條，一



句話嘛講袂出來。

阿榮毋知影是中毒死的，抑是浸死的；法師做法會的時陣問個查某团，個查某团講，「予人氣死的。」

3

我檢查包袱仔內底的絲巾，猶閣咧內面。

雖然我知影阮某無可能來日照中心揣我，遐爾濟年來伊從來無來過，但是我猶原期待，期待看著伊。我想伊可能已經先轉去厝裡，按呢伊應該嘛看著我留佇咧壁頂懸的話--ah？

逐擺轉去的時間到時，我總是收物件收上緊，在我揸好包袱仔時，遐的人閣需要人插，無拄好，閣有人欲先換尿苴仔才有法度上車。

康復車總算駛出日照中心的大門時，我敢若看著阿榮進前掖櫻花的模樣，伊喙笑眉笑，親像啥麼代誌攏無彼款。

為啥物死去的是阿榮，不是我？遐的明明就是我嚇的巴拉刈.....

彼工阮某到社區中心去開村民大會，聽說伊就是佻財團遐的人起衝突，才會心臟病發作，予人扛轉來。了後救護車來傷慢，隔壁的海巡阿兵哥來鬥相共急救，最後救護車佻後生的車全時到位，是後生陪伊上救護車。救護車離開後，我跣去厝尾頂，看著救護車駛離開庄仔尾，行到遠遠去。

我一直想，彼工我若是佻伊做伙去，按呢伊就袂去予遐的惡人欺負。我是一家之主，也是庄裡少數捌字的人；雖然知影彼張公文已經無效，厝早晚攏會予人拆掉，嘛應該陪佇伊的身軀邊。

佇彼个年代，欲買一塊地無簡單，誠濟地主將地分做幾ā份，租予來遮生活拍拚的人。租戶佻地主間有一種默契；但是一代一代流傳了後，地土換人，天就換--ah。有寡人好運，和地主講好條件，將地買落來；但是大部份的人就無遐爾好運，只會當繼續保持承租的方式，一直到地主大主意連和租戶溝通的機會都無，直接將地賣予建商，租戶顛倒是



佔人土地的人——遐的拍拚的人，煞變成有厝，無地的人。

有寡人已經放棄佢財團抗爭，個予家己的囡兒接到別位的養老院，遐才是真正的老人院。

阮兜接著法院通知彼工，阮某連哭的聲音都無，伊只是講，「阮蹉佇遮規世人，規世人--ah，為啥物欲愛阮搬走！阮無偷無搶，遮攏是阿爸阿母個留落來的厝，遐的人憑啥物講拆就欲拆別人的厝？」

伊捨庄內底的人做伙，佇白布條頂面寫字。伊毋知字，袂曉寫，就叫我將字寫佇紙頂面予看；伊照我的筆劃，跔佇塗跖，親像囡仔人擲湯匙仔學食飯仝款，擲著筆，那寫那流目屎，「遮是阮的厝，阮這世人唯一的厝，阮講過這世人攏欲佇遮生活，佢位也無愛去，我佢位也無欲去……」

彼眠，伊寫到天光。

結果財團的講法是，石頭厝傷老，傷舊，準做真正是古蹟，欲保存也傷浪費人力佢資金；猶不如將遐的錢提去發展更較新的文化。按呢的話，遐的官員有影相信--ah。

我總算知影，阿榮為啥物會予個氣死。

毋過該死的人毋是阿榮，應該是我。不管是阿榮抑是阮某，個遐毋捌字的攏為著家己的厝拍拚，我煞啥物攏無做。

一直到阮某心髒病發作彼工——

我倚佇厝尾頂，阿榮嘛跔起來厝尾頂，佢我同齊看著駛遠的救護車，阿榮講，「厝頂海風大，落去厝內面等啦。」

我應阿榮，「個遐的人掠準講阮的命無值錢？」

「連阮厝遐的古蹟攏干焦十三萬，你準做阮的命值佻儉錢？」

彼暗，我拍開彼罐猶未開封的巴拉刈。



4

康復車轉到庄裡，新開的店仔猶原誠濟人。

鐵馬停佇路邊，有人坐佇石坪頂面，趺靠佇頂頭，手裡提著一碗阮庄裡的名產，石花凍。海坪彼面，人閣較濟，有囡仔騎佇大人的肩胛頭，已經耍甲規身驅烏嘛嘛。一台遊覽車停佇路邊，頂頭的人做伙下車，走到海邊耍水。

一群人內底有一个揹著mài-khuh的人行出來，伊攞著手裡的令旗，講，「遐就是臺灣上東邊的所在，三貂嶺燈塔，然後咱等一下ù頭前走，遐嘛有一个新起的kháng-páng，會使予大家翕相。」伊猶未講煞，已經有人走先行。

頭拄仔坐佇大人肩胛頭的囡仔看著一群人欲走，伊嘛欲綴別人趺步後面行，去予個大人牽過轉去。

康復車的司機駛佇人群邊，不敢傷緊，對著人群抑喇叭；人群佇導遊的指揮下，ù兩邊散開，擰頭看著康復車頂頭的人。同時，阮也看著個的表情。

康復車離開人群了後，駛過一排石頭壁的路。頂頭去予雨水淋澹的白布條，字變甲霧霧無清楚，毋過頂頭歪膏抑斜的字，我猶原認得。

康復車總算停佇阮兜門跤口，外勞倚佇門口滿面笑容迎接我落下，伊逐擺擺按呢，然後共我講今仔日欲食的暗頓。我根本無興趣知影，嘛無想欲聽著伊歹聽的聲音；我覓過伊的後面，想欲佇厝內走揣阮某的人。

阮某猶未轉來。

後生佻新婦兩人又閣坐佇椅仔頂頭相對看，一看就知影是挂冤家煞的模樣，準備閣欲冤第二斗。我嘛無想欲插遐爾濟，等無阮某轉來，我連食飯的心情都無；外勞閣佇我趺步後涌涌唸，親像棺材底的鳥鼠，吵死人。

轉來我家己的房間了後，我趁外勞猶袂赴趕來進前將門關起，鎖起來。彼个外勞果然佇門跤口干焦急，險險將門搥破，無佻久外勞就無耐性，走去共阮後生投。

外勞離開以後，房內總算安靜落來。



我開始佇壁的頂面揣我早時留予阮某的圖，希望伊已經轉來，看著我留予伊的話，但是壁頂面猶是只有我家己的圖……

我拍開包袱仔，將內面的絲巾重新摺好囝轉去衫仔櫥，猶閣有砵佇包袱仔上蓋內底的彼張紙。

遐的人一直想欲得著的——遮的——厝的房契。

這擺新婦的聲音比後生閣較大聲，連彼个外勞嘛開始應後生的話。

「媽，你無愛綴阮走，若無你是想欲留佇遮，恰這間破厝做伙予人拆去諾？」

「我佗位嘛無愛去。」

「爸已經彼種模樣，个一个好好的人欲恰伊全款痾嗎？伊連你都袂記得，當時閣會記得這種破厝！」

「你莫傷超過！」後生的聲音壓過新婦的聲音，連彼个外勞的哭聲都聽袂清楚。

孫仔定定佇大人冤家時陣入來揣我，伊閣是提著家己的手機，全款佇要掠寶，講，「阿公，我共你講，你毋通共別人講，其實我是空軍，有開掛。」

「啥物是空軍？」

「就是你毋用行去彼个所在，佇別位就會當掠寶，時到你恰阮做伙轉去臺北的時陣，嘛會使耍，你看，我開彼个柑仔店的所在予你看。」

孫仔點開手機的螢幕，頂頭出現的確實就是阿榮個兜。

我敢若看著，阿榮倚佇彼間紙厝下跤，然後火將伊和紙厝做伙燒成一陣煙，煙變成一叢櫻花樹，櫻花樹掖開一片櫻花海……